



大學衍義卷第五

格物致知之西文一編道

湯謂商言各成湯曰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大  
下天地若有恒性若克終厥獻惟后統緒其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  
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  
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為善臣謂衷即中也天  
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  
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  
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

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天者清濁純駁  
隨其所稟有不同焉以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  
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三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  
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  
強教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言則  
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  
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  
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  
自然而不可易與其合然而不容已然後為安成  
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  
之職也厥後稷舜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于孔孟

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  
嗚呼聖哉

詩烝民尹吉甫作此曰天生烝民烝衆有物有則則法  
民之秉彝彝常也好是懿德懿美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  
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  
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  
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  
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  
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

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爲之人但循其則爾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爲人而不能全乎爲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人矣豈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以爲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由

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見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言觀之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謂陰陽者道也朱熹亦

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二

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來往循環終古不息是孰使

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繼而出莫非

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

哉性善之理雖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利利曰元者善之長也元大也始也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利宜貞者事之幹也貞正也君子

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故於時

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

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

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

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

理具備隨在各是故於時為冬在人則為智而為衆

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九此天德之

然也又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是

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

義無不和貞固者知貞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

勿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九此人事之當然也又

曰乾四德元最重貞次之非元無以生非貞無以終

非終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

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

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

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

蓋在天則為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元  
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  
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有是性則  
有是情天人之道脗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  
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  
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利貞  
利貞曰復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  
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  
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  
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  
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道體皆仁隨

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  
悅也吾之勤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  
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  
利物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  
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  
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物所由以出也貞固所  
者惟知之明守之固知所以配人之與天其果  
冬者義發於外而智藏於中也  
二乎哉而況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  
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  
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遠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  
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

則不能行夫惟自強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  
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  
於此惟

聖明玩心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  
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  
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  
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

蓋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  
則謂之教若禮樂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  
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之  
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  
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  
得之以為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  
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  
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為仁禮陰之性  
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為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  
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惇頤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

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莫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理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

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

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

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

假人為而無所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

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

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

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

不能無失於彼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

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

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

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



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  
為之制立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  
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為教  
明矣然亦未始外乎人之得乎天者強為之也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  
性之道脩道之教即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  
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性曰仁  
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  
之學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之徒以刑名  
功利為教者孰真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為世子滕國之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出子自楚反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語也

景公曰景公名驪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纘子曰公

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

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書命之辭也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善

惡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然而不善發

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言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  
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物欲而失  
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  
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  
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時人  
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王  
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後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  
之說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一而已也明古  
聖愚本同一性前言是盡無復他說也又曰孟子  
告世子以道無二教而後引成覿等三言以明之  
蓋世子之言信力有不足當復求他說也又曰滕國雖小

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  
而爲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  
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  
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  
聖賢之所未言禹世言性之標準也蓋謂七篇之  
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  
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  
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

運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也惻憐也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內益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要譽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恥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讓推去己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端也也辨也也是非之端也也羞惡之心也羞惡之端也也辭讓之心也辭讓之端也也是非之心也是非之端也也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言實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言實無妄故信不必言仁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溫和慈愛之理義是斷制裁罰之理禮則恭敬持節之理智則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理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所謂情也曰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

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側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在內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門庭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

生生之意實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圖制智者仁之分別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蓋天地造物無他作爲惟以生物

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  
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  
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  
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  
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  
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  
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  
指發見之真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  
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  
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  
要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

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賦形爲人於  
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其固然  
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孟子始言惻隱之心  
至此則兼羞惡辭遜是非而言者蓋仁爲衆善之  
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  
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  
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賊猶  
賊仁賊義之賊言爲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  
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其端則何以充  
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加展拓使人欲無  
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燎

煌始達之泉疏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充滿其  
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  
欲旋窒是乍然者遽息而方達者隨湮欲愈蔽而  
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  
四端在人一也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不足  
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先宅天下不冒海隅而  
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之心或  
以適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此四  
端也充與不充而已耳此章之要在乎識本心之  
正加推廣之功至於保四海則自然之効驗也四  
端之論雖首唱於孟子而條貫統紀則至朱熹而

大明性

聖明優游玩索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詰子詔不性猶杞柳也義猶枏捲也以人性  
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枏捲枏捲也孟子曰子能順  
杞柳之性而以為枏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枏捲  
乎賊詎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枏捲則亦將戕賊人  
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辭

臣按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  
為若杞柳本非枏捲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  
於理之甚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

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把柳爲括捲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成賊入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辯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頽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臣按告子把柳之喻既爲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爲惡至是又謂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頽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爲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嘗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爲性本善故

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糴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文王纣之為厲興則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鯀桀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比干好也紂紂惡也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

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知故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倍也一倍也五不能盡其

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秉與通

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

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

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

之罪也



又曰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孟子者也故以性善為非而設三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辯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光朕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為側隱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為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

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豈民之詩其說已見前章合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曹交曹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雛勝也四也則為無力人矣一百二十斤為鈞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有鳥獲古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鄒國名孟子鄒人也曰夫

師師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

臣按人皆可以為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曾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慊夫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形軀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為堯舜獨患其不為耳且以負重譽之能勝鳥獲之任是亦鳥獲也苟能為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強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以不勝為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天實為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禮之當然故謂之弟

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學矣夫徐行至易也  
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為故陷於不學之罪以是而  
思則凡理之當為者無不可為其善不善之分獨  
在於為不為耳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  
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  
也夫幼而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為堯舜者能  
盡此性而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  
之以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為  
之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為請又告以道者人所共  
由猶九軌之塗坦蕪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歸  
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真隨處發露師

在是矣其示人深切如此而世之人猶以性為  
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  
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  
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幼而  
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天下即  
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義然則仁義  
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蓋屢言之其為  
天下後世慮者切矣

以上論天性人之善

或謂以此爲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知己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爲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放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則爲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斯荀卿刻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爲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或謂性固

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焉然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

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己之性  
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  
人之性為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  
下者也故繫其說如此惟  
聖明詳玩之

大學衍義卷第五

校正

劉瑞

